

简报说明：

性工作不是性剥削

NSWP 非常担忧“性剥削”这个词经常与性工作混淆，混淆这两个概念的人是支持将所有性工作都视为暴力剥削的意识形态框架的。将性工作定义为“性剥削”加剧了性工作者的脆弱性，导致人权侵害。

将性工作与“性剥削”、人口贩运混淆，是恶化剥削和不稳定的性工作环境的主要因素。这种混淆导致极度伤害性的法律，限制了性工作者采取法律途径和获得服务，阻碍她们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或实现她们的人权和劳动权。¹

什么是性工作？

性工作是工作。这个简单有力的叙述将性工作者区别于受害者、罪犯、疾病传播者或罪人，说明她们是劳动者。性工作是第一个包含多种工作场所和工作安排的产生收入的活动。

性工作者包括用性服务换取金钱或物品的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成人和青年人（超过十八岁），可以是定期的也可以是偶尔的。²性工作在“正规”或组织性方面的差异很大。有必要指出，性工作是成人之间自愿的，可能有多种形式，在不同国家或社区中都存在差异。³

让性工作被认可为工作的斗争与对性工作去罪化的斗争紧密相连。全面去罪化的中心需求是要求保护、尊重和实现性工作者的劳动权及其应有的社会保护，无论其职业。

什么是“性剥削”？

关于“剥削”及其相连的“性剥削”的问题的一部分，就是国际法律对它们的定义没有共识。这难免导致有意无意地误解概念，导致伤害性的国家法律、政策和措施，以及对性工作者人权有负面影响的国内和国际项目。

2003年，在对西非援助工作者对难民的“性剥削”的调查处理工作对预防措施进行概述时，联合国秘书长将“性剥削”定义为：

为性目的实际滥用或意图滥用弱势地位、权力差别或信任的任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从对他人的性剥削中获取金钱、社会或政治利益⁴

¹ NSWP, 2019, 《政策简报：关于性工作者的反人口贩运法律项目》

² UNAIDS, 2012, 《UNAIDS 关于艾滋病毒与性工作问题的指导说明》

³ WHO, UNFPA, UNAIDS, NSWP, 世界银行, UNDP, 2013, 《与性工作者合作实施全面艾滋病毒/性病项目：协作干预的实践途径》

⁴ 联合国, 2003, 《秘书长发言：对性剥削与性虐待的特殊保护措施》

然而，由于用语完全意味不明，急需解释，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关于防止性剥削与性虐待及受影响人群审计工作组通过解释“性剥削”对秘书长言语进行扩展：

“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以下叙述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性交易’‘教唆性交易’和‘剥削性的关系’。”⁵

剥削性的、不安全且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存在于多种劳动领域。劳动不会因为这种环境条件的存在就变成不是劳动。实际上，刑事定罪造成了性工作者包括劳动权在内的人权受到侵犯的环境，而且存在有罪不罚。

对“性剥削”概念产生显著影响的国际法

《人口贩运议定书》⁶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⁷是明确提到这个概念的国际法，但没有对其进行定义。两份文件都使用“卖淫剥削”这个短语。议定书将其定义为：

“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⁸

CEDAW 实际上没有在公约本身中使用“卖淫剥削”概念。但委员会经常在一般性评论或结论性意见中将“卖淫剥削”的使用加入议定书语言。这两份文件的重要影响力，给性工作者带来极大麻烦，增加了她们的脆弱性，损害了对她们人权的保护。

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UNODC）领导人口贩运方面的联合国工作，在他们 2015 年的议题文件中，反思了《人口贩运议定书》中的“剥削”概念。对性工作者而言重要的是，该议题文件明确承认性工作不能与人口贩运混淆。

“重要的是，注意议定书没有将卖淫等同于人口贩运。成人卖淫要满足全部三个定义要素（行动、途径和目的）才属于人口贩运的定义。相关‘目的’是‘卖淫剥削’”⁹

而且，该文件试图澄清“性剥削”不是指所有性工作：

“尽管‘性剥削’的含义没有确定，文本分析展示了特定参数。在议定书的语境中，该术语不能应用于一般卖淫，成员国明确表示这不是他们的意图”¹⁰

但是，该议题文件包含的一项分析也显示议定书的协商过程充满争论极具政治性。“卖淫”和“性剥削”的问题：

“围绕贩运定义的争论核心……成员国对议定书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没有共识，有时争论很激烈”¹¹

⁵ IASC,2016,《[理解性剥削与虐待、性骚扰及性别暴力之间的差异](#)》

⁶ 联合国，2000，《[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⁷ 联合国，1979，《[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⁸ 联合国，2000，《[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⁹ UNODC,2015, 议题文件《[关于人口贩运议定书中的‘剥削概念’](#)》，7

¹⁰ UNODC,2015, 议题文件《[关于人口贩运议定书中的‘剥削概念’](#)》，8

¹¹ UNODC,2015, 议题文件《[关于人口贩运议定书中的‘剥削概念’](#)》，27

最终使用的文字“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是一种政治妥协，解释性说明证实人口贩运议定书“进一步确认各国有意决定不对任一术语进行定义”，为确保议定书不能试图命令各国决策其国内法律如何对性工作问题进行立法。

最后，UNODC 指出：

“在协商的一个阶段，提案汇编包括一个‘性剥削’的定义，在涉及成人时意味着存在强迫或明显缺乏自愿的途径要素。之后则决定没有定义该术语的需求”¹²

混淆所造成的影响：

缺乏共同定义意味着各国政府、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团体有极大空间来趁机将所有的性工作与‘性剥削’混淆。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任何基础的网络搜索都可以证实这个事实。

缺乏定义‘性剥削’的意愿也阻碍了人口贩运各方面的有效调查和起诉。

联合国关于当代形式的奴役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她2018年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

“总体而言，更多人口贩运的关注在性剥削而不是强迫劳动剥削，尤其是家庭奴役。受害者中心途径需要被应用于所有当代形式的奴役的受害者，以确保平等待遇，无论领域。”¹³

在2018年另一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她指出将‘性剥削’与所有性工作混淆是否定性工作者的能动性，将其视为受害者：

“‘性别敏感’的法律、政策和服务经常有保护主义的性质，尤其在反人口贩运和性剥削领域。这些制度可能强化了女性是没有能动性的奴役受害者的伤害性刻板印象，也导致很多当代奴役形式的性别特殊性被忽略。”¹⁴

一个严重的影响是增加了对性工作者的客户的刑事定罪。已经可看到，对客户的刑事定罪增加了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将性工作推至社会边缘以避免执法侦查，也让性工作者丧失了收入。性工作者更难以就暴力与虐待行为报案。它妨碍了向性工作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使她们孤立无助。没有结论性证据显示对客户刑事定罪消除或显著减少了性工作。

这对辨识人口贩运受害者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妨碍了性工作者和客户举报剥削和人口贩运，而这两种人最适合做这些。要质疑将所有性工作者客户描绘为不尊重女性的虐待性和剥削性男人的主流叙事，可以看土耳其。土耳其没有对买性刑事定罪，74%的人口贩运举报热线都来自怀疑存在人口贩运的客人。¹⁵

尽管“利用女性卖淫进行剥削”这个概念避免了让各国负有责任打击一切性工作，这不是充足的定义，导致反人口贩运项目实施中对这个概念有极大的阐释空间。模糊的语言导致了对性工作者广泛的人权侵害。

¹² UNODC,2015, 议题文件《关于人口贩运议定书中的‘剥削概念’》，29

¹³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39次会议，2018年9月10-28日，《关于当代形式奴役问题特派员报告，包括原因和后果》，A/HRC/39/52.

¹⁴ 联合国大会，2018年7月10日，《关于当代形式奴役问题特派员报告，包括原因和后果》，A/73/139.

¹⁵ 《客人帮助打击土耳其性奴》，独立报，2005年12月28日

“2012 年联邦反人口贩运法律的修正将一系列行为刑事定罪，且法律现在只简单要求‘剥削’的证据，而法律对剥削没有明确定义。对于商业性行为，管理部门将其简单解释为需要一定形式参与组织性工作。很多政府官员将性工作视为剥削性的，所以当前法律允许将人口贩运和性工作同样对待，并无动力去区分这两者。”¹⁶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者团体经常利用模糊语言。在他们 2019 年向 CEDAW 提交的‘关于全球移民背景中的女性和女童贩运的一般性评论’建议中，欧洲移民妇女网络（ENMW）选择性“引用”联合国秘书长的语句，暗示他反对一切性工作。ENMW 声明委员会让她们沮丧的是：

“咨询……与性行业利润有直接利益的游说团体……违背了联合国承诺与议定书……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表示联合国应当‘不让任何人以联合国名义掩盖这些（性剥削）罪行’。”¹⁷

联合国秘书长实际是在关于消除‘性剥削’和虐待的高级别会议¹⁸上说的这些。但 ENMW 将这句话直接与性工作问题相连，巧妙地暗示联合国确定了反性工作的立场。

结论：

语言使用是确保反对剥削和虐待的立场不侵害自愿成人的身体自主和能动性的关键。

“性剥削”概念经常被用于描述所有性工作。这已经和“卖淫剥削”同义，被理解为所有组织/管理性工作，甚至是所有性工作。而且，这概念在使用中将性工作者客户恶魔化，来给对性工作者的客户刑事定罪找理由。

建议：

- 明确无歧义地区分‘性剥削’和性工作是不同的情况
- 对性工作全面去罪化，包括性工作者、客户、第三方，废止“终止需求”途径
- 确保性工作者可获得符合 ILO 定义的体面工作的四个部分的劳动权：就业、社会保护、劳动者权利和社会对话
- 尊重性工作者的身体自主与能动性。

¹⁶ 大赦国际，2016，《[阿根廷：我所做的不是犯罪](#)》，27

¹⁷ ENMW, 2019, 《[欧洲移民妇女网络（ENMW）关于全球移民背景中的女性和女童贩运和卖淫剥削向 CEDAW 委员会的提案](#)》，第 72 次会议

¹⁸ 联合国新闻，2017，《[世界领袖誓言消除性剥削和虐待：联合国首脑概述行动过程](#)》